

## 「神道治兵」與神的「標準化」 ——從廣東碣石玄武山《御賜匾額碑記》談起

劉泳斯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2008年5月10-11日，筆者有幸參加了華南研究會為慶祝成立20周年舉辦的「粵東地區真武與三山國王信仰」考察活動。在對廣東省陸豐市碣石鎮玄武山元山寺的實地考察中，一塊碑文引起了筆者的興趣。《御賜匾額碑記》，清同治六年（1867年）立：

……咸豐初載，西省賊擾，遍地烽煙，而艇匪陳開、李文茂股之久踞潯州城者尤悍，且衆官軍進剿，屢次覆沒，寇兵盡借兇焰愈張，且潯處上游，急溜重灘，我軍仰攻，先失地利。而蒼梧藤縣桂平諸陸賊，其爪牙也。下郢之陳金缸股，其聲援也，剪滅特非易易者。然此賊不除，省左右兩江諸郡縣無完土矣！大吏焦思，至廢寢食。臣咸豐十一年正月由碣石鎮任，因公晉制府勞公星翁面商進剿且委辦，於是臣慨然曰：是某之責也乎！乃筮日出師。以其事巨且艱也，虔詣元武山元天上帝神祠，默禱輔助，又抵悅城龍母廟，抵西粵三界廟禱如元武。……七月十四日抵丹竹，探報賊艘蔽江而下，數十里皆賊旗幟；而我軍……至此流愈急，風且逆，舟艱於進，正當躊躇，大風轉東北來，我戰艦帆舉如飛，而賊艘不及揚帆也。……是役也，路賊為湘軍盡殲，而艇賊則片板不存，其五六年蓄銳悍賊不死於火，而死於水，而潯州城復焉。省制府上其事於朝廷，以為臣之功也，然反風滅賊，顯然諸神助順。而俘虜僉言，當酣戰時，見黑旗紛紛排空而下，是以驚潰。則上帝威靈歟！爰請□瑞節相□陳

之 奏牘，因表彰神功奏入，奉旨給咸宣嶺表區發元武山神廟懸掛，而龍母則加溥佑封號，三界則加靈威封號，答神庥也。……廣東陸路提督禦廣東碣石鎮總兵振子巴圖魯臣李揚昇敬紀勒石

元山寺是以玄天上帝（北帝）為主神的廟宇，廟內原有的《御賜匾額碑記》已毀，當年有學者為研究陸豐正字戲班參加元山廟會演出的情況，對廟內碑刻進行過攝影，碑文才有幸被保存在廣東戲劇家協會。筆者見到的是重修廟宇後的「重刻碑」，亦算彌足珍貴。這段碑文講述的是清咸豐年間，即大約太平天國起義之時，廣西省水、陸「匪」股猖獗。咸豐十一年，清政府進行清剿，湘軍負責陸路，而廣東碣石衛奉命清剿水上「艇匪」。在清剿過程中，廣東碣石衛主將，先後在廣東碣石玄武山元山寺、悅城龍母廟、梧州三界廟祈求神明保佑剿匪成功，後作戰時果得「神助」，「黑旗排空而下」，全殲「艇匪」。此事上報朝廷，對於這些「助戰」的神明進行封號嘉獎，現在玄武山元山寺供奉玄天上帝（北帝）的大殿內還懸掛有御賜的匾額（見圖一）：

同治六年七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瑞麟、蔣益澧奏神靈助順，請頒發匾額加榮封號二摺。咸豐十一年間，廣東碣石鎮總兵李揚昇統帶舟師，會剿廣西梧州大股逆匪，虔詣元武山元天上帝神廟及德慶州龍母廟、梧州府三界神廟默禱佑助，幸賴神靈顯應，官軍遇賊奮擊，焚燒匪船殆盡，克服潯州府城，實深夤感，著南書房翰林院恭書廣東惠州碣石玄武山元天上帝匾額一方，交瑞麟

等祇領，敬謹懸掛，具請加崇德慶州悅城水口龍母廟，及梧州府三界神，封之處著禮部議封。欽此。署廣東陸路提督碣石鎮總兵官陳臣李揚昇恭刊

從祭祀神廟的次序來看，碣石衛水軍先從碣石出發（祭玄武山北帝），向廣西進軍的路線則是沿西江進發，先到廣東順德（祭悅城龍母），後到廣西梧州（祭三界廟），最後收復廣西潯州。筆者的家鄉即是廣西梧州，梧州三界廟早已片瓦無存，原址在城外水西坊，「三界廟」的主神一般是三官大帝，而梧州三界廟，據地方志文獻記載特別祭祀明馮克利。<sup>1</sup>西江龍母信仰，筆者也曾長期關注，曾隨張雪松進行過多次實地考察，<sup>2</sup>與龍母相關的許多文獻，記載了歷代統治者，宋、明、清的官軍，甚至地方政權如尚可喜部，在作戰時都得到過龍母的保佑，因此對龍母屢加封賜。前引《碑記》中提到的「下郢之陳金缸股」曾血洗廣西賀州，浮山陳侯大王是賀州最為重要的地方神明，<sup>3</sup>當地至今傳說「陳」金缸懼於他的同宗「陳」侯大王之威，很快退出賀州城，陳侯大王自宋以來也因多次保佑官軍作戰或軍事物資運輸，而被朝廷封賞。上述幾位地方神明的封賞經歷，有一定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即在朝廷作戰時，地方神明「保佑」官軍獲勝，戰後地方神明也得到朝廷的封賞，進一步鞏固了自身的地位與合法性。

早在1980年代，華琛（James L. Watson）通過香港新界地區天后信仰的研究，提出了「神祇標準化」的概念，<sup>4</sup>即國家通過敕封地方神明來實現對地方神明的統一化，從而使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貫徹到地方。他認為，天后由福建沿海的一個影響不大的地方神上昇為南中國大部分地區主要的信仰對象，這一變化「沒有國家的干預和鼓勵不可能完成」。國家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干預，將某種一致的東西強加於地區和地方層次的崇拜之上，同時，「國家鼓勵的是標誌而不是信仰」，因而對普通人來說，對這個神代表甚麼以及她在他們的生活中發揮什麼作用，他們可以有自己各種各樣的解釋。對於天后這個被國家允許的神，

國家實際上不會支付建造這些非官方廟宇的費用，但會以頒發懸掛在神龕上的木牌匾（上寫天后的朝廷封號）的形式來表示承認。天后地位的提升和其崇拜者的增加與國家對南中國沿海地區權威的逐漸加強是同步的。

神祇標準化的問題，在學術界爭論頗多，筆者認為國家的封賞和干預並不能真正使各地方神祇「標準化」，即使同一個神明在不同地方的信仰形態也是「千差萬別」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養一方神。不過，不可否認朝廷的封賞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國家希望「規範」各個地方神明的努力。朝廷封賞地方神明的理由，就筆者所見，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地方神明能夠禦大災，如驅除水旱蝗蟲瘟疫等災害，二是保佑官軍在作戰、剿匪時取得勝利，後者尤其容易得到朝廷嘉獎。朝廷的封號嘉獎，並不能真正使得地方神明信仰「標準化」，但這種「政府行爲」畢竟構成了神明信仰多元化發展的一個層面，不應該完全被忽視，仍有研究的價值。

官員作戰勝利後，宣揚地方神明助戰，朝廷褒獎「有功」的地方神，有利於收服當地人心，將地方神收編到官方的系統中，也就將信仰地方神的當地人收編到官方的系統中，這便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常見的「神道設教」。對於當地百姓來說是「神道設教」，而對於官員來說，則是「神道治兵」。下面我們具體以碣石玄武山來進行討論。碣石鎮歷來是海防重鎮，自宋代起已經在此設防保疆。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設立碣石衛，為全國36衛之一，與著名的天津衛、瀋陽衛等齊名。明萬曆八年《新建碣石玄武山記》：「玄武北方之宿，其象龜鱉，有甲能禦侮，故兵家殿之。然餘聞諸行間，仿佛玄帝金支翠旗自天而降，則士氣百倍，所向必捷。神道設教，兵之上計也。」

### 一、「黑旗」信仰

同治六年，碣石玄武山元山寺被朝廷賜匾額，主要原因便是在廣西剿匪過程中，北帝顯聖助戰，「黑旗排空而下」。這種傳說的產生與流行，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長久的信仰基礎

的，如我們在明代的碑刻便見到了「彷彿玄帝金支翠旗自天而降」這樣的字句。

由於有「黑旗排空而下」的神助戰例，碣石鎮衛城的官紳及元山寺的侍神僧人，便借此宣揚玄武山神神威顯赫，從那一年開始，就開始製作布質的黑令旗（也即是竈龔玄旗）。這黑旗大小不一，彩畫上七星龍紋圖案，像舞臺上的武將元帥耀武揚威於肩背上的黑令旗一樣。粵東一帶採閩南語的善男信女及海外華僑香客，歷來千里迢迢，有的竟然不坐舟車，徒步跋涉，風餐露宿上玄武山進香，每次都忘不了求籤問卦，也忘不了在玄天上帝神前，領取一支布質竈龔玄旗及靈符令，帶回家掛於門楣或安插於窗戶之上，以作辟邪擋鬼之用。<sup>5</sup>

民眾固有觀念與新興的傳說相互作用，使得「黑旗」信仰更加流行。官員剿匪勝利是在咸豐十一年（1861），而賜匾額是在同治六年（1867），相隔了五、六年之久。對五、六年前之事加以追封，且特別強調了「黑旗排空而下」的情節，可以視為地方官吏對幾年來民間「黑旗」信仰蓬勃發展的一個反映。現在黑旗信仰在當地仍然很興旺，在這次考察中，售賣玄天上帝「黑旗」的攤販隨處可見。（如圖二）

黑旗信仰中，還值得一提的是黑旗軍統帥劉永福也曾擔任過碣石衛兩任總兵。劉永福是廣西欽州人，同治七年（1868）率部加入太平天國，入越南抗法二十餘年，後應召回國。無論官兵還是民眾武裝都常常採用「神道治兵」的方針，黑旗軍以北斗七星黑旗為戰旗，劉永福任碣石總兵，無疑會進一步鞏固當地的「黑旗」信仰。

這次華南研究會選擇碣石玄武山北帝信仰進行考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裏為香港長洲等地北帝信仰的源頭。考察結束後的第二天，即農曆四月初八，筆者參加了一年一度的長洲玉虛宮（北帝廟）打醮，在各路遊行的隊伍中仍可見到

玄天上帝的七星黑旗（見圖三），有些則換成了黑邊紅底的七星旗（見圖四）。

## 二、「靈籤妙卜」

玄武山元山寺的神籤在當地很有名氣，傳說頗多。其中關於張錫三解籤的傳說很有名，張錫三的年代不可詳考，但他的兒子張昌成創立「承恩堂詳籤館」已是清末之事，故下面這個關於張錫三的傳說，很可能與我們前面討論過的碣石衛去廣西剿匪的事情有關，且可與《碑記》中「乃筮日出師」呼應。下引文傳說中提到張錫三是清代人，但說抗擊「倭寇」，這主要屬明代事情，抗倭之說恐有誤：

傳說有一年，碣石總兵到元山寺求籤，請張錫三解行軍出戰宜否？張錫三竟然膽大包天，斷說此籤宜出戰，但不能按總兵所佈置的方向截擊倭寇，說若按照此行出兵，必一敗塗地；若按靈籤指的方向奇襲，必取全勝。……這位衛城總兵，曾聽人說張錫三為了靈應，每次詳簽前，都虔誠地到玄天上帝神前，抓上一把香灰咽下肚裏，以保詳簽時不胡說。眼下見張錫三斷簽如此堅決，也就聽信其言，改按他說的方向發兵。結果這一役截擊倭寇，全獲大勝。

衛城總兵大喜，除盛典答謝神恩之外，還為張錫三的「靈籤妙卜」事蹟向朝廷寫了奏表。結果朝廷准奏，下諭封賜張錫三為六品武略騎尉，其草舍髮妻，也隨封為六品夫人。

此事不管怎麼荒唐，大清朝廷對張錫三這一封賜，無疑使玄武山這尊武神的神威頓時大震，同時也使張錫三身價浮漲三尺，從一個鐵嘴詳簽小民，一躍被封為六品官員，破棉襖換上了官服，比當年的陸豐縣縣太爺還要風光。因縣太爺只是「七品芝麻官」，比張錫三還要矮一截。因此，每年大年正月初一，七品縣尊太爺，還得備上豐實禮品，從縣城坐著轎子到碣石給張錫三拜年，祝賀六品官「新年新正萬事如意，詳簽如神」。



從此，有了官階的張錫三，再也不為芸芸眾生詳解那些雞毛蒜皮的小簽小卜了，而是專門去賺取衛城總兵那些所謂「軍機大簽」之錢財了。<sup>6</sup>

本文暫且先不詳細討論張錫三解簽傳說產生的年代，但這類「軍機大簽」確實是我國傳統社會中「神道治兵」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民國時期也還有許多軍閥作戰時求神問卜。帶兵將領作戰前除了禱告，求神保佑，也求籤問卜，讓神靈具體指示；一旦神靈保佑，指示應驗，不但解簽斷文者身價百倍，神靈也會得到封賞，進一步提高在民眾中的威信。

從寬泛意義上的「保佑」，鼓舞士氣；到具體的神簽「指示」，答疑解惑，「神道治兵」在傳統社會行軍作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神

道治兵中「表現突出」的地方神，戰後自然會獲得朝廷的封賞，鞏固自身與官方的良好關係，提高在民眾中的聲望。官方也借此將這些地方神明納入官方祭祀系統中，力圖進行「規範」與「標準化」。當然「標準化」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而且若真的標準化了，失去了地方性的根基，也無法在具體的戰爭中發揮地方神明「神道治兵」的作用（碣石官兵不是只祭祀北帝，而是每到一地就祭祀禱告當地神明，如悅城龍母、梧州三界，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朝廷按照一定標準、等級進行「論功行賞」，這樣做只不過為已十分豐富多樣的地方神信仰，再增加一個官方禮儀祭祀的層面而已。

註釋

- <sup>1</sup> 《赤雅》謂「三界廟一名青蛇廟」，此馮克利是廣西貴縣人，在梧北遇八仙得神道、仙術，為民祛災。參見《赤雅》，卷三，〈青蛇使者〉詞條。
- <sup>2</sup> 考察成果可以參考張雪松，〈西江龍母信仰的族羣解構〉，「2007族羣、歷史與文化亞洲聯合論壇」論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年10月。
- <sup>3</sup> 參見拙作〈多元一體的浮山陳侯祠醮會〉，「中國地方社會儀式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 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5月。
- <sup>4</sup> 華琛，〈神祇標準化：華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昇（1960-1960）〉，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頁163-198。
- <sup>5</sup> 王杏元，《神武今鑑：碣石玄武山史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45-46。
- <sup>6</sup> 《神武今鑑：碣石玄武山史話》，頁74-75。

圖一：玄武山元山寺大殿內懸掛的匾額



圖二：黑旗



圖三：北斗七星黑旗



圖四：黑邊紅底的七星黑旗

